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唐秦王詞話
第六十二回 程咬金打散文學館 尉遲恭大鬧稅課司

詩： 十二樓中盡曉妝，望仙樓上望君王。

鎖銜金獸連環冷，水滴銅龍畫漏長。

雲鬢罷梳還對鏡，羅衣欲換更添香。

遙窺正殿簾開處，袍褲金人捧御床。

憶昔明皇初御天，玉車頻此駐神仙。

龍盤藻井噴紅豔，獸坐金床吐碧煙。

門外笙歌岐薛醉，月中台榭后妃眠。

自從戎馬生河洛，深鎖蓬萊二十年。

賢愚贊罷宜收韻，故事開談再整新。

孫真人去後，百官都轉長安。天色已晚，各回府去不題。話說齊王元吉，一日到東府見英王。齊王說：「有一樁事，特來與大哥商議。你看如今往來來，都是天策府的總管，你我兩府，並沒一個好將官。欲要招賢納士，又恐被那乾人打攪。你我明日去奏父皇，只說天策府內眾總管，因屢立戰功，俱嫌官卑職小。本該升擢，奈律例不通。今國家承平之日，不通經律，難以居上治民，要將天策府聚事堂，改建為文學館，翰林院推選兩員文學高的為師。卻把那幹將都拘束於館內，攻習三年，待書律精通之日，才好量才升擢。那其間，任你我招賢納士，延攬英豪，久後省得無人輔佐！」英王說：「三弟言之有理！明日早晨，我就與你去奏父皇。」齊王說罷起身，辭別英王，徑回府去了。不覺天色已晚，一宵晚景不題。

且說次日，唐高祖駕設早朝，只見：宮草霏霏承委佩，爐煙細細駐游絲。文武朝賀已畢，閃英、齊二王出班，當駕前奏說：「父皇！今有秦王麾下眾總管，因在邊久立功勳，不曾加官進秩，聲揚於外。臣恐眾心有變，特此奏聞。」高祖說：「原該加增爵祿。」英、齊二王說：「父皇！那一干將，久習戰陣兵韜，不省治民吏事，怎麼就好升擢？如今且將天策府聚事堂，暫改為文學館，點選四員翰林官，才高望重者為師，著眾總管俱赴館內，攻習經書律令，限三年為卒。待他文法通曉，方可擢用。」高祖准奏即宣秦王上殿。高祖說：「吾兒！你麾下眾總管，朕想有功之臣，俱該不次升用。但恐不諳經律，難以治民。且將聚事堂，改為文學館，選幾員翰林院官為師，限眾將在館中攻習三年，待文法通曉，才好升擢。」秦王領旨辭朝，回到天策府坐下，詔十八學士近前。哪十八學士？

王府記室三員：房玄齡、杜如晦、虞世南。

文學二員：褚亮、姚思廉。

主簿一員：李玄道。

諮議典簽一員：蘇勳。

參軍三員：蔡允恭、顏相時、薛元敬。

軍諮祭酒一員：蘇世長。

天策府從事中郎一員：於志寧。

記室一員：薛收。

國子助教三員：陸德明、孔穎達、蓋文達。倉曹一員：李守素。

宋州總管府戶曹一員：許敬宗。

眾學士都到天策府聚事堂，參見秦王。秦王說：「今朝廷頒旨，要將眾總管升擢外任治民。因不通文法，暫將聚事堂改為文學館，擇師講解，三年為止。今著房玄齡、虞世南、姚思廉、孔穎達四人為師長，眾總管俱赴文學館攻習。」自古道：幼而學，壯而行。那幼年間，曾攻書的，歡喜觀看者，不過二十餘人；自幼演習武藝，熟閒弓馬的，懶去講習者，倒有五十餘人。勉強存館支吾，每日只說兵法，東邊打一拳，西邊踢一腳，沸沸吟吟，言語中有幾個知道理、守法度的說：「這是講文之所，非是演武場，怎麼不遵規矩？」有尉遲恭、程咬金說：「分明是天羅地網之門！什麼叫做文學館！」

元吉英王用計深，奏開文學禁功臣。

潛收總管攻條律，拘束英雄誦魯論。

叔寶定方皆銳志，士廉唐儉亦潛心。

長孫無忌知墳典，公瑾開山識古今。

敬德揮拳操戰法，咬金拽袖演兵文。

館中不習親民事，終日紛紛說戰徵。

不提眾總管之事，卻說英、齊二王，一日朝賀高祖已畢，當駕啟奏：「臣兩府缺少家將人役，今要招募將士，特來奏聞父皇！」高祖准奏：「吾兒任便招募！」英、齊二王大喜，辭駕出朝，各回本府。門首都扯起招賢旗號，選募武藝精熟驍勇之士。半月之間，兩府聚下二三百壯士。

不提英齊二王招募，再說文學館中，程咬金一日與尉遲恭商議說：「我們在館日久，鬱悶無聊，暫出外面閒耍一回去。」二人起身，往外就走。秦叔寶瞧見，想：「這兩個勇夫，又惹禍去了！」叔寶問說：「你二人哪裡去？」咬金說：「秦大人！我二人鬱悶日久，到街坊消遣，片時就回。」叔寶說：「朝廷旨意，三年不許出文學館門。今止一月光景，你們就要出外閒走，朝廷知道，只道主公管束不嚴。且不要去！」二人不聽叔寶諫阻，大跨步出府去了。咬金與敬德同行，卻往稅課司門首經過，正遇張、尹二太師收稅鈔。只見眾多客商，口出怨言。敬德站住問說：「你這乾人，為何在此報怨？」眾客商說：「小人們是過往客商，有貨俱各報官納稅，本官貪利剝民，稱兌銀兩，加二增耗，尤自不足，阻擋文票，不即打發，有誤眾商程期，以此眾人心下報怨。」敬德近前來，手指二太師道：「你這兩個賊，怎麼不改前非，仍舊在此剝取民財？」那二太師見敬德在眾客商面前毀罵，怒氣填胸，就把案上硯台，雙手掇起，望敬德劈臉打來。敬德閃一閃，舒過手，攔住二太師，劈臉幾拳，打翻在地。程咬金假意上前勸解，與敬德走了。

來至雲陽鬧市，咬金說：「我們到酒館中耍一耍去！」二人同進一座酒館，只見各坐頭上都坐滿了，飲酒狂歌酣唱，擲色猜枚。敬德說：「程將軍！這乾是什麼人？見我們來，公然不站起身？」咬金說：「大人！管他什麼人，只是打才怕，料然不是我我之輩！」敬德問：「你們都是什麼人？」坐中有人答應說：「吾等是英、齊二府新招的勇士。」程咬金說：「我們在唐朝隨著秦府殿下，東征西討，數年汗馬功勞，尚然只如此，你們新招的勇士，就這等轟轟烈烈，狐假虎威！」那咬金揮拳就打。

手開如鐵扇，拳起似飛輪。

打倒稱雄士，丟翻習武人。大鵬單展翅，猛虎急翻身。

丹鳳欺群雀，蒼鷹逐野禽。

眾多新勇士，打得面腫口唇青！

眾勇士被咬金一頓打散了，都跑回英、齊二府，負屈伸冤：「主公！西府麾下的尉遲恭、程咬金，在街上生事，見說我等是殿

下二府新招的人，故意尋釁廝打，把我眾人都打傷了，特來啟奏主公！」英、齊二王見說大惱，吩咐官校：「備馬來！」二王上馬扳鞍，來至東華朝前下馬，徑入長朝寶殿見高祖，把尉遲恭、程咬金違法的事，奏上高祖。英、齊二王方奏罷，只見張、尹二太師，入朝俯伏金鑾寶殿，口道：「冤屈！適才尉遲恭往稅司經過，怪臣不與他施禮，把臣二人欺凌毆打，情法難容，特來伸訴！」高祖即時傳旨，著近侍官到天策府宣秦王，並眾學士來。不多時，都宣到駕前。

高祖說：「寡人有旨，限眾官在館攻習三年，怎麼才只一月，放尉遲恭、程咬金出外生事？似這等，難補外任牧民。」孔穎達奏說：「萬歲！眾總管自幼習學武藝兵韜，不曾精於文典，非比童稚，可以收養放心。且眾將久習征戰，馳騁弓馬，心胸曠蕩，誰人肯受拘束？在館只講談武略，徒費心力何用！」高祖說：「即這等，散了文學館罷！把尉遲恭送西台御史褚亮，問毆打二太師之罪！」秦王領旨出朝，回天策府，散了文學館。眾總管聽見，各人歡天喜地，都說：「好了！才得脫離羅網！」一齊往外就走。程咬金趕上前，一手攔住兩個，照脊梁栽上幾拳：「你眾人怎麼不謝我一聲，就散去了？若不虧我同敬德出外這一打，眾人怎麼得散？」各官大笑而別。話說褚亮入朝奏聞：「有尉遲恭因見二太師貪污，兩下裡互相結扭，大臣不合動拳，只該罰俸三個月。」高祖准奏，依擬發落。

不提散了文武，話說英、齊二王，一日入朝，朝見高祖，奏說：「父皇！臣聞得滿城中傳說，西府眾總管，都怨望朝廷，說今遇太平時節，不放回家養親，又不調補外任。我皇該把這乾人，升調出京，以杜眾口私議。」高祖准奏，就傳旨到天策府，宣眾總管入朝。不多時，宣至駕前。高祖說：「你眾總管屢從徵討在外，今遇太平之日，各人回去，省親三年，赴京升擢外任。」眾總管謝恩出朝，徑來到天策府。見了秦王，把旨意養親回家的話，一一奏聞。秦王說：「既蒙聖旨，你眾總管待限滿，即便來京聽用。」眾總管說：「蒙主公大恩，臣等怎敢忘背？」

眾人拜辭秦王，出了天策府，卻來到皇親府，辭長孫無忌。無忌說：「列位大人！哪裡去？前日聚會一處？」徐茂功說：「蒙萬歲有旨，著我眾人回家省親三年，以此特來拜辭皇親大人。」長孫無忌說：「列位大人！這一回省，動經三年，倘主公有好事到來，臨期也要心腹人輔佐。你列位曾見英、齊往日行徑麼？萬有不測之事，你列位也不知道，將數年汗馬之勞，都成畫餅！依我愚見，列位大人不要去遠，只在潼關外、霸陵川四散居住。如有緊急事情，我好差人知會。還有一件要緊之言，我們如今商議機密之事，切不可走漏消息，恐防英齊不仁。明日雖則我差人來，知會列位大人，選用立功的文憑印信。那時節，或人知覺，就有憑據。」茂功說：「皇親大人見事極明！」各人起身，辭別出府，離長安城去了。

再說英、齊二王，探聽得西府散了總管，不勝之喜。與張、尹二妃合謀，每日在高祖駕前，譖毀秦王有陰謀篡位之心。高祖聽說，心中半疑半信。一日，元吉密奏高祖：「父皇如今不殺秦王，寶位恐不可久！」高祖說：「彼有定天下之功，罪狀未著，何以為辭？」元吉說：「父皇！只宜速斷，以絕禍根！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。父皇若不聽兒言，只恐臨危噬臍，悔之晚矣！」高祖說：「這事不可倉猝，還須細訪！」高祖袍袖一展，駕回後宮。

可歎神堯失主張，逆倫大禍起蕭牆。